

# 十年磨剑，难掩瑕疵

□ 撰稿 | 孟渐新

在北京城观看《戏台》这个发生在北京的故事，颇有趣味：120年前，谭鑫培老先生的《定军山》被拍摄成影片，在北京大观楼放映，由此揭开了中国电影帷幕，同时也将中国电影与戏剧戏曲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陈佩斯导演的舞台剧《戏台》自2015年7月首演以来，已历十年。唐人贾岛《剑客》咏叹“十年磨一剑，霜刃未曾试”。这“十年”于宝剑是封藏，于《戏台》却是聚光灯下千场锤炼的锻造期。十年舞台打磨，本应令其锋芒更利、质地更纯，然而此番银幕亮相，喜剧功底犹在，却仍难掩瑕疵。

军阀割据的乱世戏楼，上演着三教九流各色戏码，很难不让人想到老舍先生的《茶馆》。然而《戏台》虽有想描绘乱世群像的心念，却因为剧本受限，有好句而无佳篇。

以片中人物为例，戏剧也好，电影也好，都讲究人物弧光。《戏台》中各色人物有自己的命运，然而每一个人物的转变，都只能从“剧情需要”四个字来勉强理解，其中最为离奇的莫过于京剧名角金啸天：前一秒还在弥留之际，一番离奇折腾后，竟然容光焕发地唱完《霸王别姬》选段。

剧目中唯一一名女性形象六姨太（徐卓儿饰），在整出剧目中更是分裂。编剧既想塑造一个被军阀霸占的弱女子；又像是以古讽今调侃为追星失智的疯狂粉丝；最后强行升华成为爱牺牲的纯爱战士……由她带出的两个荤段子，更是格调低俗令



人尴尬，让“包袱”显得很廉价。

除了无效情节，影片的深层症结在于一种“伪人民性”：主创表面上聚焦底层劳动者“大嗓儿”（黄渤饰）的离奇遭遇，实则将真正的叙事焦点与情感光环，全然倾注于作为艺术家与创作者自我投射的名角与班主身上，借底层之壳，行自我标榜之实。

作为艺术家自我投射的名角（尹正饰），金啸天嗑药到濒死一整天，但就是能一想到“戏比天大”就超人附体，技压全场，还要在炮火烟尘中，占一个生死置之度外的高光时刻。

而作为创作者自我投射的五庆班班主（陈佩斯饰），其种种“无可奈何”的托辞，无非是将所有不合情理粉饰为“权宜之计”，价值取舍全在是否对得起“梨园祖宗”。这种人物形象纵有小情怀，却无大信仰，即便在旧民主革命时期也算不上正面人物，在21世纪20年代却成为聚光灯下的次主角，对焦不准。

作为主创明指影响艺术创作的外力“大师”，影片通过描述他无知、凶残、莽撞又同情老乡的形象，极尽嘲弄，似是指桑骂槐，激起一些创作者的共鸣；却因为囿于个人怨艾，格局促狭——整部作品凝结成一个不看向窗外、不看向时代、不看向民众，而在书斋中自怨自艾的创作者形象，因此作品虽有技巧，却因失大义而显得平庸陈腐。民

